

# 付钱

海清涓

修好一台有声无图的电视，金林钢接到妻子的电话。说是家里来了客人，让他早点关门回家吃晚饭。

放下电话，金林钢用肥皂洗干净黑乎乎的手，清点好钱包里的钱，收拾好摆在门口的小电器，掏出钥匙，伸手往下拉半旧的银色卷帘门。

“师傅，等一下，不要关门，我要修烤火炉。”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，手里提着一个淡黄色长方形烤火炉，风风火火跑了过来。

金林钢接过烤火炉，看着手上的钥匙，客气地对胖女人说：“大姐，真不巧，家里来了客人，你明天上午来取烤火炉吧。”

“家里的月母子等着烤火，师傅，请你马上修。”胖女人走进维修店，陪着笑脸，态度十分坚决。

金林钢有些不情愿地将烤火炉放到办公桌上，用万能表测了测烤火炉的电源，一脸无奈地说：“灯管坏了，灯管昨天上午换完了，全城都没有货了，你最好去买个新的烤火炉。”

“商场里能取暖的电器早卖光了，特大暴风雪，进城的路都被封锁了，送货车进不来。师傅，请你帮个忙，没有新灯管，用旧的代替也行。”胖女人搓搓手，跺跺脚，显得十分焦急。

连续十几天的雨雪低温天气，给金林钢的电器维修店带来了好运。十几个平方米的电器维修店，仅修理烤火炉一样的收入，一天就是两百多元。金林钢盯着胖女人的烤火炉，眼珠转了转：“大姐，如果你肯多出一半的钱，我就把这里的烤火炉灯管取下来换给你，四根灯管收你四十元钱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胖女人吐了一口热气，四下看看，无奈地点着头：“可以，这么冷的天，月母子没有烤火炉会冷出毛病来的，多花点钱没关系。”

金林钢点点头，用梅花起子拆开烤火炉的外壳，用钢丝钳拔，用电烙铁焊，用黑胶布缠，很快就换好了灯管。

试亮了烤火炉的四根灯管，胖女人付钱

给金林钢的时候，一个二十多岁的男青年冲进维修店，一把推开胖女人：“张阿姨，多少钱，让我来。”

“不，收我的钱，我这个是零钱。”胖女人用手拦住男青年，高高举起手上的四张十元钞。

“师傅，不要收她的钱，你补不起的话，我改天再来拿。”小伙子说着，从身上掏出一张崭新的百元钞。

看着胖女人和男青年争着要付修烤火炉的钱，金林钢一时不知道该收谁的了。金林钢缩回手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这是谁家的烤火炉，你们为什么要抢着付钱？”

小伙子挤到前面，把钱递到金林钢手中，大声说：“烤火炉是我们小区吴姐家的，张阿姨免费照顾吴姐坐月子，修烤火炉的钱，理所当然由我来付。”

胖女人提高了声音：“你没回老家陪父母吃饭，就是为了接小吴母子出医院，我不能让你出了力又花钱。”

金林钢一边接过小伙子的钱一边找零钱，一边好奇地问：“姓吴的女子是你们什么人？”

“小吴的丈夫是电力公司的职工，到重雪灾区抢修电路去了。小吴是外地人，他家保姆又嫌照顾月母子累找轻松活儿去了，老婆生了孩子行动不方便，我们这些街坊邻居不能丢下她不管呀。”

胖女人和小伙子还在争执谁来付钱。“哎呀，你们不要争了，修这个烤火炉，我不收钱。”

胖女人和小伙子停止了争抢，吃惊地盯着金林钢。

金林钢打开钱包，将两张二十元钞放到小伙子的上衣口袋里：“听了你们说的，我还在乎这四根灯管，这四十元钱吗？”

在胖女人和小伙子的注视下，金林钢戴上安全帽，跨上半旧的摩托车，随着一股浓烟，突突突突，消失在漫天风雪之中。

海清涓，本名刘莉，重庆市作协会员。出版散文集《种下一生痴情》、长诗单行本《茶竹倾尘》。

# 明星

李晓

到了年关，我终于体会到宋之问“返乡情更怯”的心情了。回不回老家过年，我的心情是纠结的。

我纠结的原因是，一旦我回了老家，老家的人总以为我在城里有着很大能耐，托我办各种各样的事情。比如，有年老家干旱，老家的人心急火燎地来城里找到我，托我调动几门高射炮，运回老家山梁进行人工降雨。你看这事儿我行吗？我真的就不行。

这不，上次回老家，又有人找上门来了，把我当成人生救星的虔诚模样。

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叫《我要上春晚》，在我老家也几乎家喻户晓。那天，几个老乡告诉我，村里有个后生，也想上春晚，你就帮他吧。

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大，就不像平时那么口若悬河吹牛了。这个后生我认识，是老鲁的儿子。

还是去年腊月的一天早晨，山梁上被一团一团的浓雾紧裹着，一只公鸡开始打鸣了，一个声音便和公鸡一起唱响。

这个练声的人，就是从城里回到村里的鲁小军。他爹鲁永福，今年59岁了，是城里一个民工。

那天在我家吃午饭，鲁小军告诉我，他爹想把一只在乡下的羊牵到城里来养，理由是城里草也多，风吹草浪，草没羊吃实在是太可惜了。鲁小军模仿了羊的叫

声：“咩咩咩，咩咩咩……”真是惟妙惟肖。我夸奖他，他有表演天赋噢。

鲁小军得意地笑了，叔，我有一个乐队，我是队长。

鲁小军走了，老鲁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，儿子都30岁了，还没结婚，从小到大就知道在山沟沟里唱啊唱。老鲁还说，前几年他准备把一根扁担交给儿子，也来城里做“棒棒”，儿子“呼”地一下就把扁担扔到了山沟里，大声嚷：“爸，我是当明星的人！”老鲁劝儿子：“儿啊，鸡成天鹅，行么。”

8年前，鲁小军在城里成立了一支民间乐队，大多是为婚丧嫁娶、开业乔迁的红白之事演出。在节目里，有他亲自编排的一个小品，有年演出还获了市里大奖。鲁小军的野心更大了，他要上春晚。

老鲁跟我说了他儿子的这些事儿，仰头求我：“兄弟，你能帮帮小军么，他做梦也想上春晚！”

这个，这个，确实有难度。我实话实说，老鲁，上本地春晚，我也许可以帮忙介绍，但上中央电视台的春晚，我还真没那能耐。老鲁摇摇头说，兄弟，你也太低调了。

前不久的一天，鲁小军和几个小伙子再次来到我家，他扛来了整整一只杀的羊。

“叔啊，求你一件事，帮帮我上春晚！”小军和那几个小伙子诚挚地望着我，眼里是梦想燃烧时的灼灼之光。

“小军，你们可以报名参加中央电视台的《我要上春晚》、《星光大道》这些选秀节目……”我实在是不好拒绝这个有梦想的年轻人。

小军说：“叔，都报名好多次了，没得到通知，没指望了……叔，我感觉我的水平，不比那些人差。”

等我想想办法，托托关系……我对鲁小军这样结结巴巴说。我知道，这完全是虚伪地应付了。

鲁小军满眼是泪，点点头说，叔，谢谢你！

其实我真想说的是，为何把当明星看得那么重，就站在山梁上，在故乡的白云下唱唱歌，也是一样的好啊。

李晓，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。

# 卖票

殷贤华

刚到剧场门口，但见人流如织，好不热闹。小白掏出票，正要兴冲冲入场，忽然接到领导电话，叫他马上赶回单位加班，马上！

小白一下子愣住了。这场演唱会，小白期待了好久，上周就买好了票。还有十几分钟演出就要开始了，但小白此刻只能选择放弃观看演出，只能选择把票处理掉，小白懊恼地摇摇头。

“谁要票，我这里有一张！”小白扬了扬手中的票高喊道。

一群人围了过来就要抢票。“我原价卖，二百元！”小白爽快地说，然而大家却你望我，我望你，停下了。

“原价卖，你图啥？剧场售票口昨天就没票卖了！”一位眼镜说。

“票是假的吧，现在骗子太多，傻子都不够用了！”一位鸭舌帽说。

小白一听汗都下来了，忙解释道：“这票是真的，我上周就买好了。现在领导要我回单位加班，实在没办法才处理票！”

见大家仍然很狐疑，小白看了看时间，咬咬牙，叹气道：“算了，我便宜一点卖，一百五十元，总可以了吧！”

大家一听，一阵冷笑后散了。小白气得吹胡瞪眼，赌气吼道：“哼，你们不要，我直接送人算了！”

小白看见一位美女在问“谁有票”，马上跑过去笑道：“美女，你运气好，我送张票给你！”但美女连连后退，躲开了。

小白看见一个小孩哭啼啼地样子，很不情愿地离开剧场。小白马上跑上去，蹲下身子问：“小朋友，没票吧，哥哥送给你！”小孩正要搭话，一只大手伸过来牵住小孩，大手警惕而厉声质问：“你想干啥？我不认识你！”

小白又看见一位老人在剧场售票口边叹气，便跑上去说：“大爷，没票吧，我这票送给您！”老人不接，哼了一声：“年轻人，干点正事吧！”

小白真是又气又恼，正想把票撕碎了事，又觉得可惜。他突发奇想，赌气高声喊道：“谁要票，我这里有一张，四百元一口价！”

又有一群人围上来抢票，抢到票的络腮胡得意地说：“总算买到了！”

殷贤华，重庆市作协会员，出版小说集《天壤之别》、《梦中窥人》。

# 点赞

周成芳

朋友圈出现小红点，她赶紧点开，是阿权在为共同好友伟的朋友圈点赞。几分钟前，她也刚为伟点赞。

她和阿权是认识多年的朋友，平时生活中也时不时有些往来。某年她过生日请几位较好的朋友吃饭，阿权还在她的邀请名单之列，他们之间也算交情不浅。

可令她不解的是，自从她加了阿权的微信，阿权竟然从来没在她的朋友圈里留过任何足迹。最初她以为是阿权不太熟悉微信操作，后来她发现阿权在他们共同好友的动态频频点赞留言。

阿权自己也开始发朋友圈了，为能增强互动，她主动去点赞评论，阿权还及时给予回复，却仍然不在她的朋友圈里冒头，这让她很是不爽。

到底是哪里得罪了阿权？她一直百思不得其解。莫非是因为她和小清走得太近的缘故？阿权和小清在一次聚会活动中发生过冲突，之后他二人彼此形同陌路，但她和小清一直交情不错，莫非是因为这个？

阿权一定是见她和小清走得太近才故意疏远她，为了消除阿权的误会，她特意在朋友圈上传了一些旧日的照片，里面有她和阿权还有其他好友的合影，并特别注明愿友谊地久天长。她满以为阿权会在朋友圈来一段真诚的评论，不料阿权仍然没有任何反应。

正当她愤怒时，阿权在微信上同她打招呼，打听一位朋友的手机号码。搁在以前，她一定会热心地回复，但她只冷冷的回了一句“不知道”。阿权似乎也并不介意，反倒热心地问她近况如何。

少这样假惺惺的，她在心里愤愤地说。我每天都会朋友圈展示生活中的喜怒哀乐，你是装着看不到吗？她已经懒得再去理会了。

或许阿权是故意跟他作对，他在朋友圈为其他共同好友点赞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有些分明是才认识不久的朋友，他也很热心地去捧场，只是对她的任何动态仍然视而不见。

她决定将阿权从微信好友里删除，既然都没有互动，还留在微信上又有何意义？从此相忘于江湖，你爱点谁的赞就点去，眼不见心不烦。

她点开阿权的头像，正准备点删除键时，突然发现不知是什么时候一时手滑，在阿权的微信上设置了：不让他看我的朋友圈。

周成芳，重庆市作协会员。

老碼頭 | 重庆好酒老码头  
重庆渝闻酒业有限公司  
热线电话:023-65580061